



羣書校補卷四十三

晉書

歸安陸心源

伯剛甫

輯

大津

敬齋古今薈敬齋古今薈乾隆中館臣承樂大典錄出類為八卷以聚珍版印行余所蓄舊抄本分十二卷然亦祇十一卷止今輯出聚珍本所無者得若干條補如右

敬齋先生古今薈卷之一

舊抄本行欵每卷做此

敬齋李治

晉書天文志儀象云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言

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陸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

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啻

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

羣書校補

古今薈一

一

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

七十一分分之十又引周禮地中之說以土圭句

股法入之得天徑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

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以減於甄曜度考異郵之

數餘一十六萬六千六百一十三里有奇或以問

李子曰以土圭法校之甄曜度考異郵其數曾不

及半是何二說相懸如是之殊邪曰此蓋甄曜度

考異郵之數自天之極際言之土圭之數自黃道

言之天包地外地處天中日月又居天地兩間故

其數當半天徑也而猶有不合者不容不合特筭

家大率言之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說者謂麗爲附然日月之麗乎天非若百穀草木之麗乎土也亦本乎天者親上云耳故邵康節解離麗之麗不取舊說但謂文彩著見之義

又晉書天文志云傳說一星在尾後王章祝巫官傳從人從專音直孿反說讀如字而莊子云傳說得之以騎箕尾則傳從人從專說讀如悅音是爲殷相之名而不傳說之義然晉志言此星在尾後則實當箕尾之間而復云王章祝巫官何也豈莊周之言與此各自爲說不相本耶博聞君子當有以羣書校補

古今通

二

辨之

前漢西域傳云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音彼義反韮曰此義是而音非波止當如字讀之波之爲言自有循順之意今人言循河而行者皆謂之邊河波河之語與邊河政同傳又云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婣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碎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孔道者穿山險而爲道猶今言穴徑耳此又誤矣孔道止謂大道也前言碎

在西南故後言不當大道若謂不當穴徑是何說之怪耶故其下又言西北至鄯善則知鄯善正當大道耳

李益鶴雀樓詩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卽知長魯直初至萊縣詩云千年往事如飛鳥一日傾愁對夕陽全用李句然其意不逮李遠矣

左傳莊公七年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杜氏解如爲而晉書禮志載成帝納皇后杜氏舉晏桓子斃語夫婦所生若如人然左氏實作若而人因知而如二字古語相通俗謂如今又謂而今亦當本古

羣書校補

古今薈一

三

語云然

鐘言撞鼓亦得撞見前漢西域傳龜茲王絳賓樂漢制度歸其國出入傳呼撞鐘鼓

五經中詩最難讀以音釋參糅故也教讀者當專從

毛不得已當從鄭何者師傳以來皆曰毛詩不曰

鄭詩蓋康成本用毛說特毛義有不安者以己見

李改易或毛氏不爲傳則以箋明之今之人一不從

毛一不從鄭但視陸德明釋文易曉者雜讀之所

以前後齟齬無所統紀而義益暗惟舍一而取一

則無是患矣予之爲此說也不謂毛氏純是而鄭

則非也要知兩家之說必從其一焉耳

沈田子殺王鎮惡而王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通

鑑小浙本載之義熙十三年而大字本作十四年

此本爲正

李義山詩古木含風久凡兩用搖落對云疎螢怯露

深戲贈張書記對云平蕪盡日閑其優劣大不相

侔覽者自當見之詠槿花云月裏寧無姊雲中亦

有君又詠李花云月裏誰無姊雲中亦有君用之

於槿花雖新奇固不若用之於李花之爲高潔也

然誰無姊語太相徑庭誰字止宜作寧

羣書校補

古今類一

四

根非生下土云醪醱本酒名也花新開以顏色似之

故取名蕪曰花之色類醪醱者甚多皆不以爲名

獨取此花理不應耳蓋兼以風韻芳馨名之不專

取色而已

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因尋樵子誤到葛洪家

自不害爲佳句而後人論詩者以爲此皆假對意

謂下土與秋風樵子與葛洪不相偶屬故借下爲

春夏之夏子爲朱紫之紫塵俗哉

素問上古天真論岐伯曰上古之人飲食有取起居

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

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今時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使其心逆於生藥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啟玄子玉冰之注取數固多然其所不合者亦不少也岐伯此言以爲今人逐末喪本塞華遺失天理之大全則是以妄爲常今冰以爲寡於誠信失其旨遠矣醉以入房以欲出其精以耗散其真止言情欲之伐其生今注云輕用曰耗意雖相近質以文理耗散二字實相連屬耳逆於生藥謂迎逆平生之樂注謂逆養生之樂亦未可憑也

羣書校補

古今雜一

五

又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春爲發陳夜卧早起廣步於庭夏爲蕃秀夜卧早起無厭於日秋爲容平早卧早起與雞俱興冬爲閉藏早卧晚起必行日光註曰入稟陰陽之氣以生而陽則爲德陰則爲刑刑則至殺德則至生故其情性常喜陽而惡陰冬爲閉藏之時夜卧早起者所以順陽氣於未明之晝也是固宜其然矣然其春三月發陳之時自當早卧早起以順陽氣於開煦之旦而今稱夜卧早起與夏三月無別則眞誤矣夫陰陽寒暑均有四

時若令春夏同科耶秋冬亦當一體則何以爲四
時也哉故春之早起不必置論但其夜卧二字必
早卧之舛也又其秋三月容平之時自當晚卧晚
起以謝陰氣於肅殺之曉而今稱早卧早起是又
誤之甚者不可不辨也夫秋氣之嚴莫嚴於霜降
之辰萬物凋落攝養之家最爲深懼而使人早起
與鷄俱興則是作意犯冒與霜亢也無乃乖全生
之理乎王冰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懼中寒露故早
卧欲使安寤故早起以常情度之人亦豈有畏寒
露之霑裳衣而不畏肅霜之憂肌骨乎此妄說也

羣書校補

古今燕一

六

惟早晚之文一政則其下錯繆與鷄俱興之類皆
可得而正之矣蓋素問一書脫誤贅複如是者居
十七遇不可通者不可強爲之辭政當以意會之
耳

韓退之自謂窺陳編以盜竊柳子厚自謂好剽取古
人文句以自娛歐陽永叔亦自謂好取古人文字
考尋前世以來聖君子之所爲時以穿蠹盜取飾
爲文辭以自欣喜三先生自謂之盜者所謂齊之
國民也不過點注前言往行以爲我用耳而世之
不善爲文者莫不手目所及輒自探討其身爲穿

箭之子而盜死莫肯承服強自揜蓋強自粉澤將以欺天下而卒不能以欺一人是所謂宋之向氏也歟

世以秘監爲奎府御書爲奎畫謂奎宿主文章也故古宋有奎文閣寶奎樓之稱又薛奎字伯藝吳奎字長文悉以文藝配奎爲言予考之晉書天文志則云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其象與圖書文章等全不相干而東璧二星在北方實主文章蓋爲天下圖書之秘府其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其星失色大小不同下者好武經士不用是則圖書文章皆當取象東璧於義爲愜然世之言文章者不取東璧而獨取奎者豈奎宿森羅錯綜有象於文而東璧無之邪或前人誤用而後人承之邪抑別有所出而吾未之見也

古詩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涕泣淚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呂延濟曰牽牛織女星夫婦道也常阻河漢不得相覩此以夫喻君婦喻臣言臣有才能不得事君而爲讒邪所隔

故後人用牛女事及詠七夕等皆以爲牽牛織女
案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織女天女孫也天紀九
星乃在貫索東距牽牛甚遠然則牛女之女非織
女乃須女也須女四星天之少府也須賤妾之稱
婦職之卑者也牽牛亦賤役也故須女與牽牛相
媿又同列於二十八宿之中密相附麗但隔天漢
詩人以是有盈盈脉脉之語若以爲織女則天女
精牛郎非其偶也或者引大東之詩云維天有漢監
亦有光跋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睨彼牽牛不以服箱此自以牽牛織女爲類延濟
羣書校補

古今韻

八

之注於何繆戾曰大東義取有名無實而已呂說
義取伉儷難以彼此相證也

詩無羊三十維物爾牲則具毛傳云異毛色者三十
也而疏家乃謂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誤矣詩意本
至所牧之多謂毛色有三十等亦大率言之今云
每色各有三十則計其所牧能有幾何而當時之
人詠之詩邪若又以爲每色色別三十種則爲色
大繁反更難通毛言異毛色者三十政謂摠括諸
色至有三十等耳其義甚爲明白不勞異說

乾陽物也禘于七而老于九坤陰物也反是禘於八

而老於六閫之北方人相馬之老穉不於其齒而於其目對視己之身自首見腰則二三歲之交自首見腹則五六之交自首見胞則七八之交止見其首則此馬十歲矣過是以往又加以溟滓焉則不可得而年之

通鑑唐高宗顯慶元年來濟引齊國老人語曰君不奪農時則一國之人皆有餘衣矣注云蠶要者以蠶事爲要非國之人皆有餘衣矣注云蠶要者以蠶事爲要非也上云農時則蠶要者亦謂切要之時也故濟又夫云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羣書校補

古今藪一

九

夫子與夷齊而不與衛君公羊子與輒而不與蒯瞶質此一事足明公羊全書之妄君子不可以一事妄全書以一事而妄全書甚之也甚之奈何甚此一事之妄也

草可以爲木荀子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射干草也獸可以爲禽易屯之六三象曰卽鹿無虞以從禽也鹿自獸耳酒可以爲饌論語有酒食先生饌饌食也佛可以爲仙彼其書稱忍辱僊人及金僊

鐔字尋濱二音廣韻以爲劍鼻莊子注爲劍口呂吉

前白鐔者劍之所以爲本也又曰所植者也又缺音頰莊子注云把也呂曰附鐔者也蓋所持而行東之者也缺旣爲把則鐔乃俗謂隔手者也又姓音蟾

文出升平世禾生大有年四克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反朴次三五古文丁一千玉功因各定大作不相
沿至化布于下人心孚自天上方求士切公亦立
仁先才行苟并至位名尤兩全未由弓冶手安比
父兄肩幸及布衣仕宜希守令先尺刀元並用丹
白具同研去吏多甘老休兵坐力田干戈包已久

羣書校補

古今藝一

十

永卜本支延歐陽永叔戲爲也小兒初作字點畫
稍多卽難措筆必簡易則易爲力故小學有上土
由山水中人坐竹林之語歐公此詩當亦爲兒輩
設也

柳子論四維爲二維以爲廉與恥皆義之小節也不
得與義抗而爲維究而觀之柳子之辨凡數百言
祇是解釋孟子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八字

東坡詩曰口業向詩猶小小眼花因酒尙紛紛又曰
口業不停詩有債眼花亂墜酒生風若眼花則或
然或否若口業則信有之

晉書斷匹蔡贊曰匹碑勁烈隕身全節點實凶殘自
貽罪戾戾宇協韻讀從入聲
又荀崧傳崧鎮宛爲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爲襄城太
晉守崧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而其烈女傳載崧爲
古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陽
將軍石覽計無從出崧小女灌時年十三突圍夜
出自詣覽乞師先謂覽爲襄城守後謂崧爲襄城
守二說不同當有一誤

法帖有梁侍中蕭子雲所書列子之說宋之向氏遂
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目字作自意謂自
羣書校補
古今藪一
十一

手所及又三年大穰穰字作穰古字或通用

小說中載宮人詩云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旁人認
繡毬一本云承恩醉殊害義理又杜荀鶴春宮怨
落句云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一本云相伴則
上下支離不成語矣

古今藪卷之二

晉文帝崩武帝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猶深衣素冠
降席徹膳太宰司馬孚等奏請改坐復饜詔曰每
感念幽冥而不得終其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
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可

試省孔子荅宰我之言無事紛紛言及悲殺奈何
奈何此悲殺之殺從去聲讀之之辭也殺卽衰減
之義而謂之甚者蓋物極則反哀痛之極理當稍
減也故今人言甚者皆謂之殺武帝第二詔又曰
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不能自勝其義與
殺無以異也或曰殺損也悲殺如言悲剝
退之進學解云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此有
類於晉書孝武帝紀史臣論云靜河海於既泄補
穹圓於已紊此史臣語又有類於陸機文賦謝朝

干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

羣書校補

古今類一

上

予初學東坡先生字間有教予以卧筆取媚者當時
不悟謂坡公心畫之妙盡於是矣今而老大轉覺
字畫歇散不成雖折指拗腕力自改悔竟莫能奪
去舊習且學小技一言之誤爲累終身况心術之
微運動無方易放難收後生輩得不蚤近大人君
子之門以端其本而澄其源耶
前漢陳涉世家吳廣殺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
以失期當斬籍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服
虔曰籍假也弟次第也應劭曰籍吏士名籍也蘇
林曰弟且也蘇曰服說籍假蘇說弟且是也應說

名籍服說次弟非也弟本訓但但亦且意此言籍弟令毋斬猶云假使不殺

離騷經宋玉招魂云娛酒不廢沈眈日夜些蘭膏明

燭華燈錯些王逸注言鐙錠盡雕琢錯飾設以禽

獸有英華也案玉篇鐙都滕切說文云錠也廣韻

曰燈也又都鄧切鞍鐙也錠徒徑切錫屬說文錠

鐙也韻又丁定切豆有足曰錠無足曰鐙去聲錠又

堂練切燈有足也然則燈錠二字各自有三義也

通鑑魏明帝使女尚書六人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

處當畫可皆從己字也晉食貨志咸寧三年詔曰

羣書校補

古今異一

十三

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灾潁川襄城略不下種深

以爲慮至者何以爲百姓計促處當之而杜預書

疏中又有都督度支其處當之語此處當字卽處

置句當之義與通鑑不同

荀子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滌君子不近賤人不

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楊倞注云蘭槐香

草也其根爲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芷陶宏景云

離騷所謂蘭茝蓋苗名蘭茝根名芷也蘭槐當是

蘭茝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爲芷也滌溺也倞說

如此而史記三王世家引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

滄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所以漸然也然則如馬
遷所載則蘭根也白芷也斷然其二物也荀子謂
蘭槐之根是爲芷則蘭槐自爲白芷苗又徐廣史
記注云滄者浙米汁也據荀子及史記皆云君子
不近世人不服是指其可惡之狀今投蘭茝於浙
米汁中則其芳香大壞已自可惡楊倞謂滄爲溺
未必乃爾案韻滄息友反久泔也當從徐廣說

近世御史大夫張文正公諱行簡字敬夫文集十卷
雜論云孔毅夫雜說言今之與夷狄最多者歲纔
百万不若漢所遺之多漢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

羣書校補

古今雜一

古

九十餘万西域七千四百八十万余謂漢以文計
今以貫計十貫乃一万也七千四百八十万卽七
万四千八百貫耳一億九十万亦纔十万九百貫
也而宋歲與契丹五十万兩匹直一百万貫視漢
孰爲多哉足明孔說之非集中又有蠟梅詩云池
邊乍想漸臺帽堂下遙驚號國衫用事亦新奇又
樂章有教坊腔子三十五首內道調一中五遠六
中呂近十二中三遠八攷諸詞曲中止見名近者
不知所謂中與遠者何等聲也異日當求知音者
問之

莊子智北游云大馬之捶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也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一十而好捶鈎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郭注云玷捶鈎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故捶字數音郭則音丁東反徐則音筆李則音墜其玷捶之玷陸德明音丁恬反然詳上下文意正當從隨音爲勝捶卽銀也猶今世俗所謂打也今人凡有脩治者悉爲之打此其理甚易曉而郭注以爲玷捶鈎之輕重謬矣

古今薈卷之三

羣書校補

古今薈

十五

薄太后以冒絮提帝又文帝時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提擲也投也撞也與提耳之提異

李華寄趙七詩云丹丘忽聚散素壁相奔衝出於老杜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永

吳陸遜傳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滅又云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遜之一疏之中其言僅盈二百前云見衆損滅而後云見衆足以圖事首尾相違自爲水火何邪此非獨陸遜之誤亦史筆去取之不精也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皆作蟹音孟春東風

解凍無音則當讀如字爲佳買反蓋角解之解自解也解凍之解有物爲之自解也

封燕然山銘謂竇憲夤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納于大麓則堯舜內禪之事也惟清緝熙則文王受命之詩也而固也施之於憲雖文人造次之辭亦不倫矣

應璩休璉百一詩云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善曰新序孫叔敖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簡書善誠是然筐篋二字實用賈誼語也誼政事書云俗吏之天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

羣書校補

古今註一

十六

天地之氣陰陽相半曰暘曰雨各以其時則謂之和平一有所偏則謂之隔并隔并者謂陰陽有所閉隔則或枯或潦有所廉并安帝延光元年陳忠上疏云今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或滂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益溢充豫則蝗蝻滋生荆揚則稻收歛薄又順帝陽嘉二年郎顛上書曰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上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夫忠顛所言皆謂旱乾水溢之偏也

予至東平得一筭經大槩多明如積之術以十九字忘其上下層數曰仙明霄漢壘層高上天人地下

低減落逝泉暗鬼此蓋以人爲太極而以天地各自爲元而陟降之其說雖若膚淺而其理頗爲易曉予徧觀諸家如積圖式皆以天元在上乘則升之除則降之獨太原彭澤彥材法立天元在下凡今之印本復軌等書俱下置天元者悉踵習彥材法耳彥材在數學中亦入域之賢也而立法與古相反者其意以爲天本在上動則不可復上而必置於下動則徐上亦猶易卦乾在在下坤在在上二氣相交而爲太也故以乘則降之除則升之求地元則反是

羣書校補

古今註一

十七

漢宣帝朝同時有杜延年田延年嚴延年

三國志劉焉傳注陳壽益都耆舊傳曰董扶發抗論益都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之也然則當號至止不當號致止而今云致止者得非以扶所至士大夫畏服遂致止談論與耆舊傳恐誤

又潘濬傳注襄陽記曰襄陽習溫爲荊州太公平太公平今之州都濬子秘過辭於溫問曰先君昔因君侯當爲州里議至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也後秘爲尙書僕射代溫

爲公平甚得州里之譽昔因之因錯定是目字
孫休傳永安五年休欲與常曜盛冲講論道藝張布
忌二人切直因飾說以過之休答云孤之涉學群
書略徧所見不少今曜等入但欲講書不爲從曜
等始受學也又恐布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
復使冲等入史言休銳意於典籍於畢覽百家之
言觀其所答張布語非其好學徒因事以自銜耳
果能以進脩爲樂雖百布非過必不肯終至廢輟
傳曰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是言好惡之
眞也如休所爲豈得謂之眞好學者邪

羣書校補

古今註一

七

越世家載陶朱公中男殺人當死公之長男救其弟
之楚進千金於莊生莊生非有意受之也欲以成
事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
金有如病不宿誠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
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自有如病至勿動十字其意
曖昧讀者多不能諭然究上下文其脉絡自相貫
通初不難曉蓋莊生指所得之金而語其婦云此
金非吾家所有一如病患之來不可使宿因又誠
其婦云待事成後卽復歸之宜勿動也

左傳昭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

珪于河甲戍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温人南侵
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事定而獻之與
之東訾此有數說曾子者謂陰不佞不應賣玉蓋
李拘得玉者將取之則詐之曰此爲石也賣欺給也
不佞以此得玉劉子者謂此倒簡當是將賣之則
爲石六字在津人得之河上之下津人不識寶珪
雖欲賣之而自謂此石耳所得能幾遂不賣張子
者謂不佞拘津人取其玉意欲得玉而賣之其津
人不肯與則曰祇是石耳故不佞不復取及王定
津人獻之玉王與之東訾蓋喜子朝之寶珪復歸

羣書校補

古

十九

於已也當以取其玉將賣之爲一句高子者謂成
周之寶珪旣沈之河矣翌日復自出外明神物之
有所歸也故不佞將賣之化之而爲石焉已而復
爲玉因得以獻李子曰以上四說皆非也只是不
佞將賣玉而買者不識則以爲石耳事定不佞獻
王王喜與之東訾

李白瀑布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而陸蟾咏
瀑布云嶽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可謂天冠地履
矣樂天詠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狄煥詠
柳翠色折不盡離情生更多蓋皆模寫李白體而

蜀妓贈陳希夷則云帝王師不得日月老應難是
又其變也

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以意對
耳故前人謂之十四字句或者說子美詩無一字
浪發者人止知以意對不知七十與尋常正爲切
對也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尋常亦數也故得對
兼七十或者之言非是如秦州雜詩云近接西南境
長懷十九泉西南非數也此詩西南字雖非其數
東而預四方之名與數相近準或者之言猶得借用
如杜位宅守歲云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豈飛
羣書校補

古今類一

二

騰亦爲四方之名或者之意不可信

東坡九衢人散月紛紛出於老杜陪鄭廣文遊何將
軍山林詩云絺衣掛蘿薜涼月白紛紛

堯舜稱帝三代稱帝王帝王皆天子也春秋之世吳楚
僭王吾夫子故又以天子爲天王王旣王矣而又
以天之非故爲是誇大而華美之也直以爲吳楚
之嫌耳是則夫子之爲萬世慮也深矣然而後世
猶敢以僭言之通鑑齊明帝建武元年載西昌侯
鸞徙雍州刺史晉安王子懋爲江州刺史仍令留
郢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谷自隨陳顯達過襄

陽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返身是天王豈可
過輕率今猶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又此
年冬十月鸞殺諸王事下載永明中巴東王子響
殺劉寅等世祖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
響都自應反豈惟巴東士問其故曰對曰天王無罪
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口皆諸籤師籤師不在
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師不聞有刺史何得
不反戴僧靜世祖稱諸王爲天王猶謂諸王皆天
孫似有說也而子懋自以爲天王是其意以王與

皇帝等爾故自稱之爲天王也當是時西昌侯鸞

羣書校補

古今燕一

王

方圖弑立綱紀蕩然豈子懋以名爲不足校而遽
爾邪不然名數階級古今所最重者何子懋一切
不顧敢以自與如是其輕也是故知爲國者禮爲
重知爲禮者名爲重齊之世禮既壞亂名又盡廢
尙爲國乎哉

書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台今王
其如台此句蓋高宗彤日中語也孔安國皆以
台爲祖已祖伊自言其身三山林氏以台爲紂自
言之案言台者多是帝王自舉猶稱朕云耳
上下語只以一字論之林爲優

東坡贈勝之減字木蘭花有云要賭休癡六隻骰兒
六點兒東坡以爲六隻皆六點此色乃沒賽也然
此一句中間少皆字意卻便是六隻骰兒都計六
點而已纔得俗所課六丁神乃色之最少者耳只
欠一字辭理俱詘
杜詩宴楊使君東樓云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爲此
爲字乃用論語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及三年不爲
樂之爲或讀樂作洛者非
俗以優伶爲無過盡此亦有所出晉語曰驪姬告優

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

羣書校補

古今類

主

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爲吾具特羊之羹

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

檀弓上子路弗出姊喪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
弗忍也注云行道猶行人義非是行道之人猶云
塗人先王制禮自不可過若謂不忍可除而猶不
除塗之人皆有此心安在其爲先王之禮乎故子
路聞而除之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至旣入其莖又從而招之李

子曰天下萬事之不同必歸於至正天下萬理之
不同必歸於至當苟以是而未歸如之何其拒人

也祇有受之而已然當孟子時楊墨塞路孟子不以辭而闢之聖人之道息矣因自云今吾之所以與楊墨辨者如追放逸之豚雖已入其闕豈猶恐防閑之不密或奔走而之他故又須時時從而招呼之蓋病異端之甚

荀子青出於藍青於藍此語明白無可疑者而東坡以此爲無異夢申語原坡意必以青藍二者皆色不應色出於色而疑爲夢語也坡公竄不知青自其色而藍自其作色之物耶東坡不喜荀楊學故

凡二子之言纖介之言擄據者無不至

羣書校補

古今叢一

三

肉薄攻城或以肉薄爲裸袒或以肉薄爲逼之使若魚肉然皆非是肉薄大抵謂士卒身相匝如肉相迫也

齊澣言於明皇曰王毛仲小人寵過生姦願陛下密之已而因餞麻察道禁中語察遽奏之下制澣察交構將相離間君臣俱貶澣戒上令密而自洩其語坐此謫降臣不密則失身宜矣而爲察者言之無所益不言無所損亟以澣語奏曰浮躁傾險賣友要君吁可畏哉事在開元十七年

羣書校補卷四十四

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子子奇不

敬齋古今艱卷之四

俗語有心避謗還招謗無意求名卻得名此孟子語

也孟子云人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俗語有任

貞省氣力弄巧費功夫此周官語也周官云作德

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蕭望之傳鄭朋楚志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

屬楚蘇林曰楚人肥急也治謂二說皆非楚志猶

痛心也楚者謂若捶楚然

羣書校補

古今叢書二

一

後臧洪傳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注云漢法孝

廉試經者拜為郎續漢書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

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

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

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者雲集於京師案范史

左雄傳備錄此事然雄前此尊上言請孝廉年不

滿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年齒

帝從之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

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子子奇不

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

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
卻郡雄之始爲四十之請所以求合往古強仕之
制且恐白面少年之亂政繼之過抑徐淑深加詰
訾者欲以自行其言不少假借也而身忽自舉謝
趙二兒爲郎何耶豈初志太銳迤邐至此而忘之
耶抑謝趙二兒聞一知十果與顏氏等耶何其所
言所行前後自相違戾若是其甚也蓋雄之意始
上言時惟患天子之不我聽也已而班下郡國矣
猶患天下之不我喜也故因徐淑之舉深詰而卻
絕之及其所請之盛也珍材奇樸亦頗沉鬱於下

羣書校補

古今雜一

二

雄始洒然自悟臯者之請有近於荀乃奏徵鴻碩
居博志職且使公卿子弟爲諸生又見物議無他
於是汲引廉建奏之天子而拜爲郎焉凡以自開
而自闡之自奪而自與之初無一髮爲己私計上
之爲公是中之正士風下之合輿情但其機甚微
權甚密有似於繳繞耳史籍具在載究載復則舉
主之得失與夫所舉者之當否又得而言焉三子
未必有優劣雄意未必有厚薄始終之時異逆順
之情遷首低所以生末昂舊詰所以激新奏也

史記扁鵲傳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

徐廣曰當爲鄭姓秦氏

名越人而不著扁鵲爲官爵爲謚若字以爲官爵則前未始聞以爲謚則尤非其體若以爲字則史家無言首標其字而續書姓名者問有之矣必在賈他傳附見或以字行者亦皆以姓冠其首此單稱扁鵲則斷非其字也又禮經言古人始生命名既冠而後有配名之字五十而後有伯仲之字夫扁鵲之稱旣不與越人相干又略無伯仲等意意者其爲越人之號歟書傳不著又不敢以自必每每問人人無知者頃讀道藏經軒轅本紀乃始知扁鵲已爲前世名醫案本紀得岐伯帝乃作內外經

羣書校補

古今叢書

三

又有雷公炮製方又有扁鵲俞跗二臣定脈經然則軒轅時已有此號今爲越人之藝獨冠當代故亦以此號之初非越人之自稱也

老杜詩文思憶帝堯杜牧之文思天子復河湟東坡詩文思天子師文母皆用堯典聰明文思語思字舊雨音實作平聲用爲優

賈島詩云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此固無可取者然倒其三二字云孤館留人雨長江送客風則便入詩家閩域矣又俚俗壁間語風吹前院竹雨灑後庭花其鄙猥甚者也若倒云後庭花灑雨前院

竹吹風雖不能佳亦粗可道也乃知作詩鍊句爲
先

小說載明皇遊月宮聽樂事人多疑之以跡卽心此
固無可疑者明皇喜仙而嗜樂性習體服與物合
而爲一彼其霄漢之舉絲竹之音雖不實想於一
時而方寸之所固有者已去來於夢寐之中然夢
退月宮而後夢聲者神仙之事固有在於有無之間而
聲樂者乃其平昔所好所謂淪於肌膚藏於骨髓
而不能自己者也當其始夢之時於其疑似之念
乍萌於靈府故忽然神交於望舒之庭及其心適
羣書校補

古今雜

四

意暢之極則胷中固有之物不覺自至故卒聞杳
眇之音焉此事槩可推見而世俗悠悠者因之附
以怪誕之說則謬矣

近世李致美作白雲亭詩云白雲亭上白雲秋桂棹
蘭槩記昔游往事已隨流水去青山空對夕陽愁
案廣韻槩屬卽兩切更無他音而李今作平字
用誤也東坡赤壁賦桂棹兮蘭槩擊空明兮沂流
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李必以槩光方
皆叶不容有別韻遽認作平聲讀之耳

老泉旣破楊雄太玄以爲無得於心而侈於外又以

爲樂天爲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是謂雄之立
無一而可取也然老泉乃復作太玄摠例何哉玄
既不取則摠例亦不作可也今作爲摠例而無取
於玄是疑其父而信於子也而可乎老泉之意豈
不以太玄實贅於易其書當廢而雄既立例矣又
不可以盡廢之惟其摠例必如此而後可耳噫言
廢則廢言舉則舉既欲廢之又欲舉之吾不知其
說也耳

痴僕丈人之承蜩也自謂我有道也五六累丸二而

不墜則失之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之者十一

羣書校補

古今類一

五

累五而不墜猶撥之也見莊子達生篇郭象謂累三而不

墜則失之者十一爲所失愈多非也此乃謂所失

愈少耳前言累丸二而不墜則失之者錙銖失者

錙銖謂其取蟬常失於錙銖之間習之漸久累三

不墜則承蜩之失十僅有一至於累五與物化則

承蜩之時恒若撥取此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也郭旣以錙銖爲少故反以此十一爲多

列禦寇爲伯昏无入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

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注云適去也箭適去復歇

沓也方方去也箭方去未至的復寄杯於肘上言

其敏捷之妙疏云適往也沓重也寓寄也弦發矢往復重沓前箭所謂臂當作括而大者箭方適槩

未至於的復寄杯水李子曰注疏前後俱通惟方

矢復寓此一句不通盖適矢已往之矢也方矢將

發之矢也去矢復沓前括而後矢之括已寓諸弦

上矣今郭謂方矢為方去未至的義既詭激而且

云復寄杯水於肘上則元所措之杯果在何處見田

子方

老杜寄高適岑參詩云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文休

明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舉天悲富嘉近

羣書校補

古今叢二

六

代借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以此證戲為

等篇則此老未嘗鄙四傑也

葛洪稚川自號抱朴子著內篇二十卷外篇數十卷

內篇則多述仙人丹藥神變之事外篇則文字雜

著而已唐藝文志錄內篇於道家而神仙類闕之

其外篇正宜歸之道家而列於雜家類中蓋皆放

之不精也

柳子厚為伯祖妣李夫人墓誌銘末云良之山兌之

水靈之車當返此子孫百代承麟趾誰之言者青

烏子塋書也李夫人葬時未必專據此書但文勢

至此因而韻之耳然柳之抒意亦或用翟方進傳
陂當復兩黃鵠語乎案地理新書云孫季邕撰葬
範引呂才葬書僞濫者一百二十家奏請停廢自
爾無傳且具列僞書名件而青烏子葬經亦在其
間則知子厚時此書復行於世也
楚潘岷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札甲
葉也射貫七札言其能陷堅也晉呂錡射楚共王
中目王仔養由基與之兩矢以一矢復言其射必
中也事俱見左傳成十六年然養字前後無音則
自合如字讀之而世俗皆從去聲其必有所本乎
羣書校補

古今叢一

七

不爾則妄作者也

旅卦九三上九口目旅之時各以陽剛居物之上俱

遭焚毀故九三之象則云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上

九之象則云以旅在上其義焚也謂三上兩爻義

當如是耳王輔嗣曰三居下體之上與二相得以

寄旅之身而爲施下之道與萌侵權主之所疑故

次焚僕喪而身危也王說雖近而其說不明與者

相與爲親比也三居旅泊之時以孤子之陽下比

二陰喪亡之義也今止謂思及於三則王之說偏

矣

周顛歎重桓葵云茂倫嶽嶠厯落可笑人也謂上老人以爲古人語倒始以爲不然蓋顛謂彝爲人不辨世多忽之所以見笑於人耳此正言其羨非語倒也

巖武巴陵蒼杜二見憶云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步兵謂顏延年非阮籍也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步兵好酒疎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於彭城王出爲永嘉太守光祿則謝莊希逸也仕至光祿大夫

詩序國史乎至以風其上疏曰明曉得失之迹哀傷羣書校補

古今叢書

八

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黃鳥碩大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國史所爲此文特言國史者鄭荅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也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史官自有作詩者不盡是史官爲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李孚曰凡詩之去取皆關乎國史之手序因

論變風變雅故下文復言風雅皆本於入之情性
風雅無正無變雖皆出於入之情性亦由國史明
乎得失之迹知作者之志所傷者人倫之廢也所
哀者刑政之苛也吟咏情性將以諷上也又知作
詩者近能達於事變遠能懷其舊俗是以詩之法
取無言之不當焉故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夫其始
也一出於人情而其終也常止乎禮義非洞達作
者之指何以及此哉此子夏所以不推作者之功
而於風雅之體禮義所止一歸諸其國史也言詩
若子夏抑可謂深於詩者矣今鄭氏乃謂詩無作
至皆國史主之令可歌故讀稱國史孔氏又謂凡
入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官是何言歟
又鄭荅張逸曰國史採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
之李子曰鄭說誠有據然未審令瞽矇歌時先已
有其聲耶悉使之創其聲耶只如鄭說則是初得
詩時畧無其聲國史去留既定而復樂工造作新
聲以配其辭也竊以爲不必皆然觀今所傳三百
五篇雖其辭之多寡不同而章句大率相類不容
併以所得之篇徧付瞽矇令隨其辭而爲之歌也
蓋採詩者初得辭時或有有其聲者或有無其聲

者其辭之去留則在乎史官其美者錄之惡者棄之其聲之去留則在乎樂工視其合者因之其不合者改之或因或改皆求合其正聲而已若元無其聲或失其聲者則樂工始創爲聲調亦配其辭

耳耳近聲則賦數幾百亦猶文辭舉萬續草木鳥魚

六義疏曰周禮太史言六詩彼注云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勸諭之雅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

羣書校補

古今類二

十

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意疏又云其實美刺俱有比興又云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又云凡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又云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六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已心詩文諸舉鳥獸草木以見意者皆興辭也李子曰比興之爲譬諭等耳論語詩可以興孔安國云可以引譬連類引譬連類非此而何比興雖等爲譬諭中間自有小別亦不敢直爲一等也但前說至以比爲刺興爲美則乖矣

孔疏槩言其實美刺俱有此興蓋有見於此也然
古則前說亦胡爲專以善惡爲言乎故鄭司農以比
爲比方以興爲興起己心意此誠得子夏之旨也
穎達明悟前說不暢因復辨云比顯而興隱故此
居興先尋穎達此語特解駁鄭司農意耳校之兩
說後說爲優但興字乃有兩讀讀從去聲則爲興
起之情讀從平聲只爲興起意

四始正爲國風大小雅及三頌耳鄭云始者王道興
衰之所由是也詩緯汎厯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
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己火始也鴻雁在甲金
羣書校補

古今類二

十一

始也此圖識家語顧何足信乎故鄭解四始專以
人事言之不以詩緯爲據誠得之矣及作六藝論
四引春秋緯演孔圖說禽五際則復以汎厯樞推云
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
入候聽是何耶

洛言洛下稷言稷下相言相下放倉言放下吳郡言
吳下又今人言都下縣下言稱下者猶言在此處
也

古今薙卷之五
離卦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疏謂進王而言公取其便

文以合韻本經未必有此意王公亦一體也王公階級雖殊然五等之爵以公爲最貴公侯不嫌爲君但俾爲王耳又疏以離爲附著釋文離字音作去聲必當與麗同之

大壯上六羝羊觸藩不旣退不遂注云有應於三故不能退懼於剛長故不能遂疏云退謂退避遂謂進往觀注疏大意當謂外卦以向上爲退向下爲進又象曰不詳也疏以詳爲祥云祥者善也注及釋文俱無所發經疏詳祥不別豈古字通用乎然伊川易傳辭此爻云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角之觸藩離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不能是其處之不詳慎也此說爲優

羣書校補

古今書一

十一

文章兩字之學兩字之體變不已遂至於無窮然用沈存中括基局法求之亦自可盡沈謂基局之多非世間名數可紀但運書萬字五十二卽是局之大率彼局路止於三百六十一而其變動亦無名數可紀况數字之多乎今謂其數可盡者世間字書固有限量其變雖多亦不容以無盡也常試一二字約之其數遂無所逃一二字旣已得之則雖多至百千萬皆可以得之矣且以一字爲主而欲

括盡世間多言之變者以一字乘舉世所有之字而倍之復虛減元數界一是也所以盡乘字數而倍之者既立一字爲主別得一字則主客之中一正一倒也所以虛減元數界者正倒之外又有所重也

臣王篇命我衆人疇乃錢鑄奄觀銚艾注疇具錢銚鑄鏹銚穫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銚艾觀之也疏釋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鑄鋤類或云鋤也銚穫禾短鎌也疏又引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銚一鑄一銚然後成農疏又云鄭讀爾雅以淹爲奄故云久也王肅云奄同也李子曰鑄鋤類銚鑿禾鎌此二物無疑惟錢銚爲刈物之器其義頗昧說文止言銚古田器不言所用而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疏因宋注遂以銚爲刈物之器以詩意求之銚必開墾之器或種蒔所用決非刈物之器也何者農事耕穫悉有次第必先耕種然後鋤鑄既堅既好然後收穫故錢也鑄也銚也詩人以次言之若以銚爲刈物之器銚又穫禾之器刈卽穫也穫卽刈也兩句之內前後重

復而復雜言搏搏此詩不亦太猥亂乎乃知銚爲
耕墾所須但古今器用不同名號隨時屢改不可
考耳奄觀字鄭氏讀奄爲淹以淹爲久既不可從
又以觀爲多亦不可曉王肅解奄爲同孔安國註
書亦以奄爲同則奄字當從同義觀者止是觀漁
觀稼之觀此詩蓋謂命我衆農具女錢搏等物以
趣事侯秋成時同汝其觀見其銚刈之功也

前李廣傳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張騫將萬騎與廣
異道匈奴將四萬騎圍廣漢兵死者過半廣以大
黃射其裨將殺數人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

羣書校補

古今雜一

十四

至匈奴乃解去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爲庶
入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爲虜所勝又能
勝虜功過相當也顏說非是先言漢兵死者過半
明日復力戰不言勝負何得爲虜所勝又能勝虜
乎蓋廣敗衄當誅以騫失期後至而廣獨與虜戰
其功過相補此謂自當亡賞
又李陵傳搏戰如滔曰手對戰也莊曰搏戰若鳥獸
之攫搏而戰也如滔言手對戰是何言歟戰自相

對

又人持二升糲一半水如滔曰半讀曰片或曰五升

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澁曰倉猝之際人各持冰一片以備渴若云人須五升此甚無理頗以半爲判謂判爲大片亦太繳繞半字從片音讀爲是

又田蚡傳蚡爲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甚謂自尊高示貴寵也澁曰侵與寢同古字通用寢不揚也服說短小非生猶身也貴甚貴重之地生貴甚言身居丞相之位也不與上文爲人相屬顏說自尊高示貴寵非

又蚡以肺附爲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師羣書校補

古今雜二

十五

又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折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痛猶甚也言以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肺附二說以上下文斷之其後說爲優肺附字此一卷凡三見此與灌夫傳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附又韓安國謂田蚡曰君當免冠印綬歸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披尋語意皆是過自卑抑若以肝肺爲解卻見親密之甚其下非痛折節至天下不肅數語頗說頗乖此謂非痛自折節以禮屈下於人則天下不敬重矣故下文云薦人或起家至二

千石是上禮屈於人之一端也其上文亦云蚡新
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此其前後之
意極明白也師古解以禮屈之翻謂屈已爲屈人
是何說耶古意必以爲其下文有坐其兄北鄉自
坐東鄉事而此言折節以禮屈之當是使人屈節
以下已也殊不知蚡始則折節下士耶漸權移人
至其終驕恣至於如此耳風四馬無備當此
灌夫傳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
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寧能爲石人耶此特帝
在卽碌碌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且帝至

羣書校補

古今雜二

十六

碌碌一十五字師古曰石人徒有人形耳不知好
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帝存不死也碌碌者循衆也
石人二說當從後說碌碌言循衆非也碌碌苟且
意此之一字指田蚡也是屬卽汲黯鄭當時之屬
太后旣自言百歲後人皆魚肉吾弟故又言景帝
寧能爲石人而不死耶此田蚡特以帝在卽得碌
碌苟活設爾百歲後是汲黯之屬寧有可信者乎
師古以碌碌爲循衆則指言景帝汝在尙循衆也
其說雖通殊爲牽強士舉取皆貴也此其前對文
又田蚡怒韓安國曰與長孺共立禿翁何爲首鼠兩

端服虔曰禿翁言嬰無官位版授張晏曰嬰年老
又嗜酒頭禿言當共治一禿翁也師古曰服說是
又難曰服說非張曰是張說雖是亦頗鑿禿翁祇謂
年老髮少耳不必言嗜酒而禿也

又劾嬰瀆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
不害也難曰矯先帝詔書以爲國家害也

東坡大全集所載漁樵閑話凡十一事萬回言明皇
五十年太平天子一也李嶠真才子二也霓裳曲
誕妄惑人三也妃子竊次盜王玉笛四也田承嗣
殺舞馬五也李忠化虎六也王穀玉樹曲七也聶

羣書校補

古今類一

十七

隱娘爲劍俠八也長慶中人見佷鬼九也李尙書
以皮城守五原死求德政碑十也李義山賦三怪
物十一也其言論頗涉兪淺恐非坡筆縱是坡筆
東決其少作然獨記佷鬼一說爲能曲盡小人之所
爲雖百世不可廢也又載艾子雜說凡四十一事
又雖俱俳優俚俗之語而所託諷大有切中於時病
者卻應貞出坡手

又坡集中有詩評兩卷引據叢雜殊可鄙笑蓋中間
既有坡說而復有後人論坡者一切以坡語槩之
不知其纂者爲誰也

用爽厥師則爽爲明女也不爽則爽爲昧父母昆弟
則昆爲長垂裕後昆則昆爲後驩虞如也則虞爲
喜問於憂虞則虞爲懼貴介公子則介爲大憂悔
不吝者存乎介則介爲小亂臣十人則亂爲治亂邦
不居則亂爲危媚茲一人則媚爲忠取媚於上則
媚爲佞秉心塞淵則塞爲實茅塞子心則塞爲蔽
今飲酒温克則克爲良克伐怨欲則克爲狼降之百
祥則祥爲吉亳有祥則祥爲凶作汨作則汨爲治
汨陳五行則汨爲亂擾兆民則擾爲安庸人擾之
則擾爲煩必有忍其乃有濟則忍爲忍忍人殘忍
則忍爲暴皇極則極爲大中至正之道六極則極
爲貧窮夭惡之稱因知古人文字字無定論惟所
從言之異

羣書校補

古今類

十六

今人以有書借人借書還人爲三痴此出於殷芸小
說云杜預書告兒古詩有書借人爲可嗤借書送
還亦可嗤雖嗤痴兩字不同而意則同之效工類
李白寄遠云一日望花光往來成白道注云一作日
白採靡蕪上山成白道小本云百里望花光往來
成白道三聯意各不同予謂首聯爲勝也類書
淵明責子詩云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又云天命

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而杜子美以爲陶潛避俗翁
未必能達道又云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如子
美此言則淵明爲未達及觀黃魯直書淵明賁子
詩後乃云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第慈祥戲謔
可觀也俗人便爲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
於詩可謂痴人前說不得夢也如魯直此言則子
美爲俗人淵明而果未達道乎子美而果爲俗人
乎乃知子美之言亦戲言耳陶杜兩公之詩本皆
出於一時之戲誠不可以輕議此當爲知者言之
乘輿之乘經書音釋俱去聲讀老杜詩巴山云巴山

羣書校補

古今聯二

十九

乘字作平聲用之似誤
乘輿中使云自陝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迴而

詩采芑篇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淵淵自爲鼓聲闐闐
自爲軍旅衆多之狀闐闐猶俗所謂駢闐也而鄭
氏以爲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詩意恐不
其然

雨無正篇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鄭以巧言
爲善言謂以事類風切剴微之言非也此乃巧言
篇所謂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之巧言也巧言中蛇
蛇碩言出自口矣此乃當篇所謂往來行言心焉

數之之行言也而毛以蛇蛇爲淺意鄭以碩言爲
言不顧行皆非也

信南山疆場翼翼翼翼自是疆畔比次整齊之意毛
以翼翼爲讓畔疏又以爲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
理人使疆場之上翼翼然開整讓畔然則下文黍
稷彧彧亦當云黍稷所生之地其農人皆彧彧然
有文禮也尋文觀義寧有如是之理乎

既醉篇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李子曰群臣助祭之時更相攝飲濟濟然威儀其
是可謂人有士君子之行矣群臣所以皆然者豈

羣書校補

古今雜一

子

非君子之成王有孝子之行以感動之乎成王之
有孝子之行也無有匱竭常能錫予汝之族類德
教所漸天下成風故使群臣化之威儀如此今鄭
氏以爲王之群臣威儀甚得其宜皆爲君子之人
皆有孝子之行則此說失之矣其實經中君子皆
斥王而言鄭氏祇以序稱人有士君子之行遂誤
箋此句直指群臣若必謂之群臣則下云其類惟
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果何屬歟疏家
既申毛說復與鄭同又以謂群臣有此孝行不有
匱竭能以此道轉相教化則天長賜予汝王以善

道意謂臣行大孝天錫人君以理推之一何乖異
蓋天子之孝莫大於使天下太平以此錫類則宜
乎當世人有士君子之行此詩之本意也
愆過尤皆甚之之辭故愆從衍從心詩云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不愆非據苗也不忘非舍田也茲成王
所以爲令德也夫

桓帝時渤海王曄多不法史弼上書事曰陛下降於
友于不忍過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據隆於友于
一句似不成語今詞賦家用此等謂之透字俚俗

人道此等謂之歇後是皆破碎之極輕佻之甚固
羣書校補

古今貴一

五

非爲文者之所貴也况君相與都俞之際可如是
之俳乎史筆此章若曰隆友于之情則猶爲典雅
也

東坡贈王子直詩首云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閑掛
百錢游其第三聯云水庖笙歌蛙兩部山中奴婢
橘千頭晉阮脩字宣子常步行百錢拄杖頭至酒
店便獨酣暢而飲今改云杖端蓋避下句橘千頭
之頭也孔稚圭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
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圭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
何必效蕃耶鼓吹者所謂鹵簿之鼓吹也稚圭自

羣書校補卷四十五

歸安陸心源伯剛甫輯

古今艱卷之六

世本云奚仲作車或謂虞書云車服以庸奚仲夏之車正乃在唐虞之後何以謂之始作車乎予以爲不然蓋奚仲以前雖已有車治皆椎輪制至奚仲則加改而新之亦得謂之作也

溥南王先生病淵明歸去來辭樂琴書以消憂謂旣云樂琴書矣復有何憂之可消乎蓋先生亦過論矣論語述而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

羣書校補

古今註三

一

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自言樂以忘憂自謂樂道以忘憂也孔子樂道以忘憂淵明樂琴書以消憂惡乎不可而

爲政篇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疏云衆星共尊之故釋文共音去聲鄭立作拱俱勇反鄭說實優故學者皆讀從上聲

奚其爲爲政疏云此外有何事其爲爲政乎依疏此說是二爲字俱平音也予謂不然奚其爲爲政者此言孝友便是爲政之實何必爲人復爲政乎上

爲字于僞反

述而篇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
得此言當時貴文章而賤德行文莫吾猶人也猶
言文章吾不能如當時之人身行君子之道者則
吾未之有得也未之有得猶言未之見也

前人辨開元通寶錢爲高祖時鑄歐陽詢書後來無
再鑄者此考覈之不精也案唐食貨志云武德四
年鑄開元通寶錢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又云乾
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二銖六分以一
當舊錢之十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

羣書校補

古今莊三

二

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又云開元二十六
年宣潤等州初置錢監兩京用錢稍善米價益下
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
京師庫藏皆滿是則高祖時已鑄此錢高宗時又
鑄之玄宗時又鑄之不得獨云高祖時鑄此錢也
錢又舊有三等曰八分曰篆曰隸不得獨云歐陽
詢書之也然今所存止見詢書者蓋爲分篆二體
者甚少耳

漢書李廣傳元狩四年大將軍等大擊匈奴廣爲前
將軍大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

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少
水草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臣願居前先死單于
大將軍陰受上指毋令廣當單于廣固辭大將軍
勿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
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又廣與右將軍食
其趙卜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還
使長史繡膠遺廣因問其失道狀廣未對長史急
責廣之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亡罪乃廣自失道
吾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
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
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
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之莫
府三字凡兩見顏師古注曰之往也莫府衛青行
軍府顏說非也之語佐此廣之莫府謂李廣之莫
府也若以之爲往以莫府爲衛青莫府則何爲曰
急詣部如書也其下文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
其意與此不殊廣以長史責其莫府上簿因拒之
曰諸校尉亡罪乃自我失道吾今自上簿已而廣
身至已莫府中乃謂其麾下云云前以廣不從故
今急詣部後以廣失道故令急上簿長史之責者

此三事耳俱非使廣親往大將軍府也莫府雖將軍所居其下諸校尉并參佐等皆得言之上文莫府省文書是也

又捕斬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師古兩說俱通然當字不著音切後人無所適從據當字亦有兩音平聲讀者謂過其相當之數則師古之後說也去聲讀者猶今世俗言其太甚者則師古之前說也又下文殺傷太當師古曰各太相殺傷治以爲不然殺傷大當止是殺傷大率相當此當字乃從平聲讀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十七師古曰祭天金人今之佛像也是也屠音儲師率減十七者言其破敵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也一曰漢兵失亡之數難曰捷捷報也首虜言級者言虜得而斬之師率減十七言漢兵少而匈奴兵多也去病能以少勝衆故嘉之師古謂師爲匈奴之師史法匈奴兵不得言師又謂所減爲漢兵失亡之數武帝此語本欲褒賞去病之功不宜復言漢兵有失亡也

渾邪王等謀歸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
先爲要約來言之於邊界韋曰道音導使人先要
約令漢軍導引入邊界今更惠齊市邊師韋音
右王迺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以是
推之去病之去亦應上聲讀而音發不著蓋閉
去病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尙穿域躡
鞞也服虔曰穿地築鞞室也師古曰鞞以皮爲之
實以毛感躡而戲也躡音徒獵反鞞音鉅六反韋
曰鞞今之氣毬也古質朴不解着氣故但實之以
毛穿域躡鞞者穿地築作場域蹴躡毛毬其中蓋
羣書校補 古今燕三 五

古軍中之戲非若今世築毬之巧也
隋志云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
錢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蓋西晉
未有此法也於南渡後始有之今世定稅錢則每
三十分中取一與古不同隋志云萬錢估四百是
三萬錢估一千二百也據今法三萬止取錢千是
今輕於古六分之一也隋志又云賣者三百買者
一百今法亦與此不同今則應有市易而漏稅者
有契坐買至無契坐賣至則今之法課之於古太
爲緻密而詳盡也蓋古法意謂賣者得錢故輸多

買者已費錢故輸少殊不知賣者爲不足且無所
事券劑故不當輸而買者爲有餘且文契須在手
故當輸至其買賣而無文契書匿物不稅則自是
賣者之罪此豈不爲緻密而詳盡於古乎

楊子雲謂餘耳光初竇灌凶終此語頗不類子雲所
謂光初者謂有味於卒也所謂凶終者則必謂有
吉於始也皆指交友之難而言之餘耳初相與爲
刎頸交可不先爲光乎其後迭相魚肉是於卒甚
昧昧也若王孫仲孺則有異爲是矣始嬰欲倚夫
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夫亦得嬰通列侯宗

羣書校補

古今莊三

六

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是其始相
得甚驩也厥後夫爲嬰故遂怒武安侯蚡罵臨汝
侯賢灌至衆辱程將軍程不識夫旣繫居室蚡遣吏

分曹逐諸灌則嬰愧爲資使賓客請嬰夫人諫嬰
毋銳救夫恐併得罪嬰曰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
獨生迺匿其家竊上書盛推夫善且言蚡短卒與
俱棄市是二人始終之間交友之分無毫之
不盡也若嬰之不知時變夫之無術不遜取禍之道
甚於白戕則子雲謂之凶終亦宜矣然是言也特
以荅或者之問交不至爲修身而發前旣言餘耳

則後不當以竇灌承之竊謂竇灌之問當爲田竇
之問則其言有緒可抽矣蓋嬰爲大將軍方盛蚡
纔爲諸曹郎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丞相結
病議置丞相太尉蚡又從籍福之說讓魏其爲相
而已爲太尉又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
公欲設明堂以禮爲服制以興一太平此其始吉
也已而嬰一斥不復墨墨不得意蚡起爲丞相驕
橫日甚而灌夫簞疎忿激其間及夫得罪嬰之東
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迺丞相以它事誣之
復因言丞相短武安迺言魏其灌夫日夜招聚豪
傑壯士與論議腹誹心謗不仰視天則俯畫地碎
睨兩宮問幸天下有變欲有大功而嬰竟以蒙罪
戮蚡竟以被鬼誅此所謂田竇之凶終也雄書事
以竇灌比餘耳誤矣

羣書校補

古今雜二

七

素問說精食氣則謂精從氣中來道家言精生氣則
謂氣從精中來究竟論之精氣自是二物正因變
化不當遂復判而爲二有能練是二者使復歸一
本非古真人而何

歐詩歡時雖索寞得酒便豪橫老蘇詩佳節每從愁
裏過壯心還傍酒中來五老詩意同

歐公黃楊樹賦云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
井對植雙桐疑此以前別有語古人文字無有鑿
空便云若夫者禮記曲禮於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下卽云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鄭氏
釋若夫云言若欲爲丈夫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
夫原鄭氏於此注釋者意謂上下文本不相屬無
用此句相發故別引先穀語以夫爲丈夫鄭之此
說亦強爲解耳其實若夫二字衍文耳且曲禮汎
說爲人之禮前已有語尙不須此二字况歐賦聲
律文字專以華藻鏗鏘爲羨前無一言遽以若夫

羣書校補

古今卷三

八

一言爲喚句豈爲文之體哉歐公一代儒定無此
失故予謂此賦其若夫以前必別有語也趙鼎
又準詔言事書論禦戎之策曰契丹與朝廷通好僅
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安在
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敢啟其貪心伺隙而
動耳今若勅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
敗吳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
上兵伐謀者也此策前旣言中國頻爲元昊所敗
而後云但能痛敗吳賊一陣則軍威大振何其言
之戾耶此殆繫鈴卻猫之說爲可哂也而公言之

者知西北二敵通謀急於隳壞兩國之勢不覺言之之失也又以此爲土兵伐謀亦非是此乃伐交者也

就吏有二說蕭望之傳弘石建白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厚恩土曰蕭太傅索剛安肯就吏此就吏謂從有司追攝繫囚也晉阮籍傳太尉蔣濟辟之籍詣都亭奏記云乞回繆恩以光清舉濟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鄉親共喻之乃就吏此就吏謂入仕也

石林過庭錄第四卷說虞仲有三而其第九卷說論

羣書校補

古今叢三

九

語虞仲乃仲雍也仲雍初本隱者然則虞仲正有二人矣蓋貪議論之多所以前後自相亂

易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史記朱英曰代有無望之福亦有無妄之禍楊雄法言論滄于越曰仕无妄之國食无妄之粟分无妄之橈吳志王樓賀韋畢傳評曰此數子處无妄之世而有名位强死其理得免爲幸朱英所謂無望與易不同楊雄所謂无妄正用卦名于旣辨之矣而陳壽所謂无妄之世則當爲傳寫之繆王樓等當孫皓昏亂之際豈得爲无妄之世哉此正無望之時也范曄傳達之士

苟以無望爲无妄是進皆皓於三代令王之列也
盜有是理乎以無望爲无妄其爲傳寫之誤較然
可知矣

乾卦利見大人者二此謂天下利見之也以其龍見

去聲故天下得以利見之或者以爲二與五口相見

非其說也

詩序哀窈窕云盖字之誤也當爲衷謂中心怒之鄭

康箋詩其所改多矣無如此說之疎

關關雎鳩傳云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

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雄鳴情意至而有別按釋鳥

羣書校補

古今雜二

十

注郭璞曰鵬類今江東呼之爲鵝陸璣云幽州人

謂之鷺而楊雄許慎皆曰似鷹尾上白數家說雖

不同而俱以搏擊之鳥也摯鷺古字通用鷺鳥以

搏擊爲雋正鵬鷹之屬也今鄭轉以摯爲至言鷗

雄情意至而有別然則亦穿鑿甚矣決不可從

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以爲后妃既有關雎之德

是幽閒貞靜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此正合詩

人之旨及此篇之序也鄭乃謂善女能爲君子和

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

人以下此說殊無巴鼻序言后妃樂得淑女以配

君子憂在進賢不滯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則是窈窕淑女宜爲君子之嘉配也毛傳極爲明白而鄭以三夫人九嬪化后妃之德又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仇怨此其爲辭無乃太宛轉而不明乎且君子好逵一句何緣該此數節後之言詩者復不當致疑於其間也

又左右流之流者流之於水中也荇菜流在水中可以爲薦宗廟如淑女居幽閒之處可以配君子故后妃寤寐之時常且求之毛萇直以流爲水無此

義

羣書校補

古今羣三

十一

又思服之服悠哉之悠毛俱釋之爲思非也悠遠也悠哉悠哉者言所思遠之又遠而莫之得焉悠蓋思之意而非思也鄭說寤寐思服之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乎此說

古今羣卷之七

上古天貞論曰男子伍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入八天癸竭形體皆極此謂古今之人皆然也然復云上古之真人爲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故壽敝天地中古之至人爲能去世離俗積精全神亦歸於貞

人其次有聖人者以恬愉爲務以自得爲功則亦
可以百數前說男子四十已衰六十已老後說古
之人皆壽是豈古人之形神精氣所稟受者與今
人異耶何壽夭相懸之甚也竊嘗考自黃帝堯舜
以降至於周之文武之時其君臣無不壽者蓋皆
如素問所論知道而能行者也不惟壽考康寧又
其創功造事以利於生民者若與元化語若與鬼
神接非後世人耳目心智所能彷彿者是又何哉
余以謂惟精與明能壽惟得壽故精者愈精明者
愈明耳今之人一切反是亦可哀也已

羣書校補

古今叢書

七

景帝子傳河間獻王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薳曰

爲朝廷立之又被服儒術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

其中也薳曰被服其身衣被之也非居處又對三

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

事之中文約指明薳曰應劭於三雍宮下注云云

據書傳章句當於三十餘事下注釋不壽壽蓋皆

又孔子十九娶於宋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年

五十先孔子卒王肅注云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

一伯魚死時孔子且七十而論語云顏回死顏路

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

以爲語李子曰此非誤也後人誤解論語耳顏回死時鯉實未死孔子因路之車遂設言之設使鯉將葬我但作棺而已不必有槨也孔子之志亦未必然但拒路之辭云然

春秋穀梁傳曰雩之必待其時窮人盡力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古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蕤云四時之雩禮之常也旱而雩人之情也以請爲去讓是賤雨而貴旱也穀梁子之言何若是迂耶果以請爲去讓則雲漢之靡愛斯牲噫嘻之祈穀上帝孔子不當錄之於詩

羣書校補

古今類三

七

也凡祀事有三曰告曰祈曰報今以祈請爲非禮則告之與報之者舉皆棄之可也借曰告則示其所以尊敬之至報則示其所以酬賽之勤若請則近於鬼於褻於貪是以爲不可也以是言之理愈乖矣夫人事盡廢惟恠之依則鬼也朝夕巫覡男女雜沓則褻也妄意覬禱非其福則貪也今而嘆旱極矣齋心滌慮而請命於天何爲而不可也耶穀梁以爲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有是其迂哉予於是乎不取

三山書解序曰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

張霸之徒所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尙書晉齊
之間眞古文漸出至隋開皇二年求遺書然後始
大備而霸書遂廢蕪曰漢書儒林傳云世所傳百
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
又采左氏傳書叙爲作首尾凡百三篇篇或數簡
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爲能百兩徵
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
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
謀反迺黜其書儒林傳雖云其文淺陋與中書不
合然霸所造書初非鑿空敢爲臆說要是綴緝諸
家之言以成之雖不得爲純是亦不得爲純非故
平當周敞勸上存之徒以樊並謀反迺黜其書况
其後眞古文復出乎眞古文旣出則此書廢之可
也而直與之以僞造之名霸亦屈矣政以壁書未
出霸說先傳一旦壁書復行則此書不免爲僞也
春秋三傳董仲舒劉向治公穀三傳曾不以爲僞而黜
氏左氏復立學官而公穀三傳曾不以爲僞而黜
之也三家至今卒以並行於世何霸書泯沒而無
傳而公穀竟與左氏鼎峙於今耶亦幸不幸存乎
其間耳始霸書以樊並反故黜之而其學者無或

廢之也何以驗之趙岐之注孟子杜預之注左傳
韋昭之注國語至若劉歆之博聞賈馬鄭伏之通
經未嘗有一言僞霸者迨乎壁書再躍衆口囂囂
而因以僞之則霸之書豈眞爲僞哉第見而知之
聞而知之聞於所聞而知之聞有異同及純駁而
已彼公穀兩家謬誤皦然而世希復言之者初不
敢以訾公穀大率畏舒向之名而不敢以議之也
班固藝文志云仲尼以載籍殘缺思存先世之舊
故與左邱明觀魯史記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
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

羣書校補

古今類三

十五

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以
作傳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
然則公穀乃道聽之學也道聽之學而鼓行幾何
而不爲僞也以霸則未必僞而廢以公穀則道聽
而與左並此豈非幸不幸存乎其間哉
啜草蟲躍草蟲注云啜啜聲也草虫常羊也躍
躍也阜螽螿也箋云草虫鳴阜螽躍而從之異
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疏曰此以興以
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正義曰釋蟲
云草蟲負螿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

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螞李
逖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
謂之騰許慎曰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李
子曰草虫正言草中虫耳阜螽卽蝗類草虫嚙嚙
又而鳴阜螽躍而從之蓋以類相求也說者旣以草
蟲爲螽又以螽爲蝗又雜以常羊負螿螿蝗子
之属卒無定名師說相承五經大抵如此學者止
可以意求之膠者不卓不膠則卓矣又中華古今
注曰結草蟲一名結葦好于草末折屈草葉以爲

羣書校補

古今類二

六

又巢窟處處有之
又小星詩云三五在東注云三心五蜀四時更見疏
云柳五星釋天云昧謂之柳天文志云柳謂鳥喙
鳥喙者柳星也以其爲星之口故謂之喙李子曰
三五者言其星或三或五耳天星三五者多矣定
以爲心蜀非也
又吳都賦云其竹則篔簹林筵桂箭射筒劉逵曰筵
是猿於越女所與試劍者也賦曰林筵劉止解筵
而不解筵字筵筵必一物或單稱筵或單稱筵而
此賦板木誤以筵爲林耳
濟南先生李薦方叔將心論曰白起爲將以書破之

不言斬首坑卒者置勿論論其直書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而計之凡殺敵國之兵八十四萬人薙曰兵固有實一而號十者若起殺敵之類恐皆計其所號者書之敵始張虛名以待我我既勝之矣我曹又從而大吾之功是以若此其甚也雖然就使以千爲百而百爲十起之所殺猶近於十萬人則亦酷矣況其中亦有以實書者乎詩人有勸君莫譖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之句以起言之萬骨之枯斯固無足卹者也伐國不問仁人仁人不可以伐國乎伐人之國雖曰能之要非仁者之心也俗羣書校補

古今雜三

七

人以材論將方叔以心論將方叔其仁哉
許渾灞上逢元處士東歸詩云何人更結王生鞢此
客空彈貢禹冠薛逢上崔相公云公車未結王生
鞞客路空彈貢禹冠三人所對皆同然許語似暢
於薛首而許幾十語之詞餘餘幾十萬人眼衣
唐德宗嘗自謂本好推誠亦能納諫及與李泌語則
云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褊躁朕難之則應
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氣色蘧惡難之
則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
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

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惟與卿言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然李泌所論與回鶻可汗合骨咄祿和親終不許泌因乞骸骨上乃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事在貞元三年韋曰以察德宗之爲君也自謂好推誠而喜折難以察爲明自謂能納諫而喜人之從己以諾爲小心既不誠矣既懷諫矣復自謂與人較量理體夫理所以定國也體所以正朝端也欲定國是而正朝端乃以非理而奪人之理以非體而屈人之體何如是悖乎自古人君拒諫飾非者代皆有之未有

羣書校補

古今叢三

六

如德宗之甚者也

陳後山送趙承議德麟云林湖更覺追隨盡巾帽猶堪語笑頻此更字意恰如近世李屏山所謂更道劉三量如海怎生容得辟陽侯人轉量與劉夫

儒翟先生碑其篆文作象歐陽公疑之以爲象字無所出治謂象乃學字之誤以象字故又轉而爲翟也爲儒不得爲翟爲翟不得爲儒豈以先生兼是二者而當世從學者推美而稱之歟無是理也故予以學爲斷而

乾卦具四德四德元亨利貞雖云四事然元亨又合

而爲一事也利貞者又合而爲一事也故爲文言
前段則云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
貞者事之幹而後段則云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
貞者性情也又坤之繇云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
亦以此四德析之爲兩事也

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注曰將至死不聞之有道疏
云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早朝聞世有道暮夕而
死可無恨矣莊曰聞道謂身自聞道耳舊說以聞
道爲聞世有道外矣然舊說云然者意謂孔子天
縱將聖秉生知之質豈不聞道乎出此言者蓋因

羣書校補

古今類三

九

衰世敗俗發之殊不知孔子之言其爲天者多其
爲己者少此實教人者之言也而說者以爲疾世
非也

子美送韋書記赴安西云白頭無籍在朱紱有哀憐
節舊注云無籍謂無籍在朝列也籍如通籍之籍此
說殊繆蓋籍在顧頰之意子美自言身已衰老無
所顧籍矣而韋書記有哀矜於我也籍在之籍音
去聲若言無籍在爲無籍在朝列則何得以哀憐
爲對耶

子美夔府書懷云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

宛轉滿座涕潺湲案明皇雜錄云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然則弟子所傳者乃天寶曲非開元曲也而子美謂爲開元曲者意以爲其曲雖盛於天寶而原其所自來則在開元時已有之矣故雖天寶之曲命爲開元亦自無傷也

陸賈傳名聲籍甚注云狼籍甚盛非是籍甚謂若編籍然甚隆盛也狼籍則猥亂之意故孟子謂狼籍人也於其名聲言之非所以爲美矣

豐卦彖曰豐大也注云大音闡夫之大止一音耳

羣書校補

古今類

三

至於足發音爲闡夫之大豈小大之大復別有反切乎疏云凡物之大有二種一者自然之大二者由人之闡弘使大原孔疏音祗是附王注云爲之說耳夫訓詁與音韻不同王立此說孔申此說固無不可者予但不知王所謂音者何音也

琴賦間遼故音庠弦張故徽鳴所謂庠者猶今之敎聲也東坡志林注曰稽賦琴自說琴德必不得說琴病若謂音庠爲敎撒則正是說琴病耳稽意必不其然竊意間遼爲徽外音庠爲聲緩其或近之旅卦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王輔嗣以懷爲

來以童僕貞爲得童僕之所貞疏因言懷來資貨
又得童僕之正不同初六賤役皆未爲得伊川以
爲蓄以得童僕貞爲童僕亦盡其忠信誠得之矣
又於羈旅之中懷蓄資貨苟不有忠信之僕則害或
及之惟得童僕之貞故終無咎

又九四得其資斧輔嗣謂客於所處不得其次而得
資斧之地故其心不快是也伊川以爲得貨財之
資器用之利其義似短旣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
則我心奚爲而不快乎又以資斧爲二事大是牽
強資斧不相爲對

羣書校補

古今義三

三

又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羈旅於外艱苦備其
志意無所稱遂是將射雉而忘其矢也然六五有
文明之德每事居中則其爲矢也多矣射雉而但
忘一矢餘矢尙多故矢雖少詘志不能伸而終以
譽而獲其爵命焉晉重耳在外者十九年而卒以
得國蓋類此爻始小亡而終大獲也

又上逮也疏謂羈旅不可處盛位然處文明之內能
照禍福之幾不乘下以侵權而承上以自保故終
得美譽而見爵命此說解釋王淫甚明而伊川以
爲逮與也上逮則上下與之且經止言上逮初無

及下之文不知伊川何以發上下之義也必不可
從
又上九象曰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輔嗣謂喪稼穡
之資不在於難而無有一言以告之者伊川謂喪
順德於躁易而終不自聞知程說喪順德於躁易
誠優於王但以爲終不自聞知則卻與本文不合
其終莫之聞此一句蓋對終以譽命爲辭六五上
九俱在羈旅之時但六五則以柔故以見譽上九
則用剛過亢故終以莫聞上九言凶而六五不言

吉者互文

羣書校補

古今論三

三

巽卦利見大人王氏以爲大人用選其道愈隆程氏
以爲巽順雖喜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剛中正
之大人則爲利如五二之陽剛中正大人也巽順
不於大人未必不爲過如王說則是利在於大人
如程說則是利在於見者二說程氏爲長大人之
號不一或聖人或君子或長者或王公皆得稱之
又六四悔亡王氏乘剛悔也程氏云陰柔無援而承
乘皆剛宜有悔也李子曰巽順之時能承乎剛未
必有悔但此六四乘三之剛故有悔焉二說王氏
爲長

又田獲三品王氏云三品乾豆賓客充君之庖程氏云一爲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李子曰三品具見於王制蓋一如王氏之說而程氏乃於乾豆之外併以賓客充庖爲一品又以徒御爲一品夫頒賚徒御自當在獲禽之始已而分爲三品若復以徒御參之爲品則是有四品也恐不宜然又九五悔亡之悔王謂以陽居陽損於謙巽故有悔程謂柔順之道所利在貞此成五也程說長

又无初有終王云卒以剛直用加於物故初皆不說終於中正邪道以消故有終程云命令之出有所

羣書校補

古今義三

三

變更也无初始未盡也有終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何用更乎此說甚好蓋盼下文先庚後庚之語

又上九喪其資斧疏謂所用之斧是也程氏資所有也斧以斷也是以資斧爲三物矣蓋程於旅卦已解於貨財器用於此不得不爲是說耳

又貞凶象曰正乎凶也王謂失其威斷是正之凶程謂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爲正乎乃凶道也李子曰程於爻辭已注正道爲凶則是與王意吻合於象辭乃再解爲疑而斷之之辭蓋止因乎字而發

巽之九二以陽處陰故曰巽在牀下巽之上九過極於巽亦曰巽在牀下是皆以不得其位雖於巽順而反獲其罪者也但二以履正居中故用巫而終吉而上以損威失斷故喪斧而貞凶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注云寡能及之故希言是也罕言非絕口不言但希及之耳三千之徒唯顏子爲能知十曾子能悟一貫雖子貢猶自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之則夫群弟子之中可與言極而語至者蓋已少矣性命之事宜子言之罕

也然其於仁利亦復罕言者何哉蓋利有二有便利之利有利欲之利二者雖不同而莫逃於聖人

羣書校補

古今雜二

西

之至道仁有二有愛人之仁有克己之仁二者雖不同而莫外於聖人之至德子罕言利與仁者非罕言利與仁也正罕言其道德云耳而說者乃曰利謂利益萬物仁謂愛人及物則夫利與仁者一而已矣安得而爲二事乎因知利者欲利周於天下易所謂顯道仁者克己復禮以爲萬善之長易所謂神德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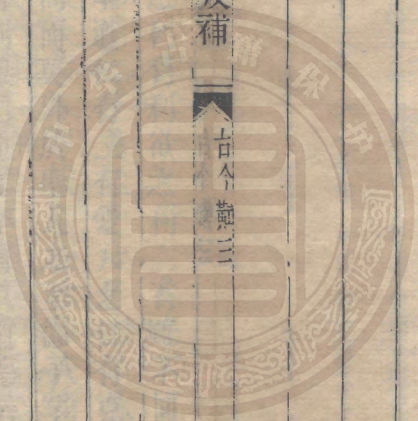
晉書天文志說天徑者凡數家皆言不及三十六萬里而又有云日徑千里夫以天體之廣不應東西

相直不能容三百六十日也考之度數足知說者
之妄

羣言校補

古今類三

五



此商不惟容三百六十日也考之度數足知說者
之妄

